

作家写作家

这个温暖的冬天，晴朗的日子还在持续，却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11月26日，金振林老师因病去世了，享年88岁。

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的微信群里，不断地回响着悼念之声。我的家乡绥宁县文联原主席陶永喜写道：“深切怀念金老师。金老师任主编的《小溪流》1989年第4期发表了我的儿童小说处女作《不知名的鸟》，被当年《儿童文学选刊》选载。金老师盛情邀请我参加了《小溪流》南岳笔会，还在《小溪流》‘湖南儿童文学作家评介’栏推出我的小说《寒露》和评论家伍振戈老师的评论文章《青叶河上的美丽鸟儿》。金老师的恩情没齿难忘。”

这段深情的回忆与缅怀，瞬间让我回想起第一次见到金老师的情景。

陶永喜的《不知名的鸟》是绥宁儿童文学的发轫之作，它被发表出来后，我和陶永灿受到鼓舞，也给《小溪流》投稿。我的《春笋正拔节》，陶永灿的《乡村人物三题》，相继在《小溪流》发表了，也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了。1991年暑假，《小溪流》的年度笔会搬到绥宁县城召开。《小溪流》的笔会原来一直是放在南岳开的，已经开了九届。这一次，为了三名创作刚起步的年轻作者，金主编带着一群来自各地的作家，把笔会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第一次见到了金老师。身材高大的金老师，说话中气十足，快言快语。他说：“你的小说，情节是有冲突的。写出了冲突，人物就活了。”初次见面，金老师对我说的几句话，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金老师不仅关注我们绥宁的年轻作者，汤素兰、庞敏、皮朝晖、谢乐军等都受到他的关注和提携。汤素兰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读四年级的时候，到低年级教室里旁听了一堂儿童文学课，写了童话习作《两条小溪流》投给《小溪流》杂志。她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中专做老师，意外收到了师大老师转寄给她的样刊，她的“自然来稿”被发表了。庞敏在沅江的乡镇文化站工作，谢乐军在洞口县的农村小学做老师，皮朝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他们都在《小溪流》留下了文学创作的最初脚印。

2019年11月，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拟开展一次活动，我负责联系金振林老师。他接到邀请信后，发来一段话：“你们很为湖南儿童文学争气争光，回忆五十五年前我调到省作协时，蒋牧良恩师初次找我谈话，说儿童文学是块白纸，要我先当两年干事，然后专搞儿童文学。四十年前我在康濯老师支持下，斗胆创办了《小溪流》。我发现儿童文学学会的正副会长，都是在我手上发表处女作的，如汤素兰、你、谢乐军、皮朝晖、庞敏等，现在都是我国、我省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我怎不欣慰？我可以对蒋老康老的在天之灵说一声：老师，我没辜负你们的期望，湖南儿童文学已是一支颇有实力的湘军了！”

作为一名作家，金老师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958年，他20岁时就在《少年文艺》（上海）发表了处女作，同年出版《山谷红旗飘》，被译成朝鲜文、盲文等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出版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纪实文学等40多部。1979年《小黑子和青面猴》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奖，1995年《巨人之子毛岸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等奖。《小鸟和小孩》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创办《小溪流》杂志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辑和发行工作上，刊物越来越受到读者欢迎，几年后发行量达到三十余万册。

金老师注重刊物内容建设，密切联系全国知名作家，重视培养年轻作者，也把关切的眼光望向域外，敞开胸怀办刊，推动更大范围的创作交流。1990年5月，《小溪流》杂志主办首届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笔会。1991年5月，他赴芬兰出席第28届世界期刊代表大会。1993年10月，他访问美国。1994年6月，他出席了中国台北“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

2014年12月，我随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作家访问团到访中国台北，见到了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焕彰、桂文亚，他们得知我来自湖南，立即问起金振林老师的近况，说起《小溪流》多年前推介过他们的作品，金老师还邀请他们上了南岳衡山，往事记忆犹新。金老师退休后，依然密切关注《小溪流》，他不止一次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民航飞行员，驾着飞机在天上飞，另一个就是他创办起来的《小溪流》，给孩子们带去精神食粮。两个儿子都是他的骄傲，都牵挂在他的心头。2020年春天，因文化体制改革，《小溪流》杂志将落户湘少社，他得知后给我发来微信：“听说小溪流找到少儿社这个新婆家，十分欣慰。我希望小溪流在少儿社能更上层楼。”他还说，“抓两个重点，第一是小说、童话，每期有一两篇力作，为全国作家提供园地，同时增加刊物的含金量。第二，办好《小小溪流》，此栏目特受语文老师和小作者的青睐，对提高发行量起很大作用。”他还郑重其事地落款：“一个曾为《小溪流》流过汗水的老编者”。

金振林老师年逾八十，仍然笔耕不辍。2023—2024年，他写了十多篇回忆文章，如《茅盾给《小溪流》题写刊名》《冰心嘱我全心全意为儿童》《三见童话爷爷严文井》等，发表在《文汇报》“夜光杯”副刊和《长沙晚报》“橘洲”副刊，其中多篇被《作家文摘》转载。这些回忆文字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克服巨大困难，创办了《小溪流》，并请茅盾先生题写了刊名。我们从中看到创刊人与老一辈作家的爱与情怀，看到了一份刊物的源头和传承，它汇聚着儿童文学的爱与美，努力去创造更好的明天。

金振林老师与《小溪流》同在，与儿童文学同在！（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金振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溪流》杂志原主编。）

名家新作

# 江湖第一门户



湖南城陵矶国际集装箱港。

通讯员 摄

陆上，城陵矶地层为板溪群浅变质岩基底，处于湘江古断裂带上。从第四纪开始，河、湖一直在沉陷，边侧抬升，码头兀然俯临江岸，南北处于东风湖与芭蕉湖两湖之间，面朝荆江，三面临水，一面与陆地相接，以城陵山为柱，燃灯岭为制高点。城陵矶突起于江、湖交汇口，具有抗冲击与分流的作用，常年不淤不冻，最高水位32.52米，最低水位15.24米，而且拥有漫长而完美的自然岸线。造物主就是这样鬼斧神工，以最大的慷慨给人间留下一个无与伦比的天然良港。

城陵矶在商代即建有彭城，是湖南最早的城市之一，此城在城陵山之半腰，《水经注》上称之为“故城”。商代选择在此处建城，应该是出于战略布防的考虑，也可能还有利用水利之便从事商业运输活动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鄂君启组建过大型商业船队，并持楚怀王赐的铜节经城陵矶的无假关（庚木关）走遍洞庭四水，财帛货物，流通无碍。又，史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二年出巡，遇大风，不得渡。风浪稍息后才经由城陵矶入洞庭，到达湘山。

到了汉代，城陵矶已经初具通商港口的雏形，商家麇集在此，水运商贸非常活跃。这从城陵矶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汉墓可以佐证。

三国时鲁肃筑巴丘城（岳阳），在洞庭湖大规模训练水军。当时刘备占据益州拒

绝归还荆州，东吴大都督周瑜已死，孙权命鲁肃接替周瑜，率万余精兵屯驻巴丘以牵制关羽。

在战术上，鲁肃与关羽在常德进行了一场军事谈判，并划湘江为界，遂成魏蜀吴三家鼎立之势。从历史遗迹来考察，当年鲁肃的练兵场所和点将之处，范围甚广，岳阳楼，当时即为鲁肃的点将台，叫阅军楼，作为军事指挥和检阅水军的设施。此楼到魏晋南北朝时改叫巴陵城楼，唐代初期叫南楼，开元四年才定名为岳阳楼。

可以说，一个城市的演变和沧桑，全在历史的一两个关键节点上生发出来。如果没有鲁肃修筑巴丘城，也可能没有后世的岳阳城了。

巴丘城与城陵矶成为两大港口，商贾云集，水运发达，吞吐天下财帛，非常繁华。

随着时代的推移，处在湘北门户咽喉重地的城陵矶，地理优势与航运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如整个唐朝近三百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由北向南转移，长江与几条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动脉，实为国运所系。

毫无疑问，岳阳港口担负起城市生活和发展的服务功能，而城陵矶则因特殊的地利，成为水上中转站和水陆中转站，更成为货物集散地与通江达海的江湖第一门户。隋唐时期湖南的大米、茶叶和著名的长沙窑、岳州窑瓷器，生意兴隆，流通四海。到

了宋代，湖南所产之茶，远销西北，外销他邦，所出产之瓷器、桐油、竹木、木炭等商品，都必须经城陵矶漕运中转。

元代设湖广行省，城陵矶是长江上最重要的十二个驿站之一，是湖广行省水运总枢纽和最大港口，对湖广行省的发展和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陵矶发展到清代，漕粮运输达到木帆船时代的鼎盛时期。至1899年，岳州港开埠，城陵矶机关关，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木帆船运输时代，外国货轮与商船入港，开启崭新的深水良港航运历史，从此城陵矶一步步发展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陵矶在1951年设镇，1955年改为公社分社，再到后来升格为港务局，城陵矶港从管理机构到新码头的建设，再到粮库货仓及铁路公路交通建设，都迎来飞跃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作为江湖第一门户的城陵矶港，已建设成为立体式多功能深水良港，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江海直通的现代化港口。进入新世纪后，城陵矶新港建成，湖南区位优势最好、吞吐能力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际集装箱大港正式营运，有力提升了岳阳乃至全省对外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尤其是危险物品中转资质的获得打开了湖南烟花鞭炮及化工品不能外销的瓶颈。

近年来城陵矶新港迅速参与中部双循环大通道的合作，将内陆物流变成国际循环通道，大力引入资金和项目，让物流大运量企业入驻落户，全面提升了经济内驱运营能力与业绩，是长江中上游三大港口之一。岳阳升格为自贸片区后，城陵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江湖第一门户将更大幅度地发挥联通天下的作用。

在微曦的晨光中，站在城陵矶制高点俯瞰宏伟壮丽的新港口，向南，烟水深处那座千古名楼，烟火人间的欢乐，紫迴盘绕。回头看燃灯岭，仿佛在永远燃着灯火；城陵矶峭壁下的涛声，如鼓角、如集结号，滔滔在天地之间回荡。

## 外婆的荷花枕

林钊勳

外婆的荷花枕，枕套上绣着两朵褪了色的荷花，花瓣边缘已经泛白，但针脚依然整齐。

这枕头是外婆亲手缝制的，用晒干的荷花瓣作芯子。每年夏天，荷花盛开时，她便摘下最新鲜的几朵，一瓣瓣剥下来，摊在竹筛里晾晒。晒干的花瓣会蜷曲起来，颜色由粉红转为淡褐，捏在手里沙沙作响。

“荷花最干净，生在泥里却不沾一点脏。”外婆常这样说道。她晒花瓣时，我便蹲在旁边观看。江南的夏日烈日炎炎，不过两三日，那些花瓣就干透了。外婆将它们收进一个蓝布口袋里，攒够一冬，等到来年开春，便拆开旧枕套，倒出已经失了香气的旧花瓣，换上新的。

外婆的针线活极好。她绣荷花时从不用描样子，信手便是一朵。我常见她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就着天光绣花。她的银顶针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针线穿过粗布的声音很轻，却极清晰。她绣花时嘴唇微微抿着，眉头也不皱，仿佛这不是什么费神的活计。

夏夜里，竹床摆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外婆拍打着荷花枕，花瓣便在布里簌簌作响。我躺上去，头刚沾着枕头，便有一股极淡的荷香钻入鼻孔。这香气不似鲜花那般浓烈，倒像是从很远的水塘边飘过来的，时有时无。

“从前啊，有个荷花仙子……”外婆摇着蒲扇，开始讲那个我听了无数遍的故事。她的声音和着蝉鸣，在夏夜里显得格外清凉。我望着天上的星星，觉得它们也在一闪一闪地听故事。外婆讲到仙子化作一朵荷花时，总会轻轻拍一下我的枕头，于是那些干花瓣就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在应和她的故事。

梅雨季节，空气潮湿，荷花枕会变得有些绵软。外婆怕花瓣发霉，一遇晴天就赶紧捧出去晒。她将枕头放在竹竿上，用手轻轻拍打，让花瓣均匀地铺开。晒过的枕头蓬松了许多，荷香也似乎更浓了些。我总爱把脸埋在里面深深吸气，外婆便笑：“傻孩子，花香都叫你吸光了。”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我生了痱子，背上刺痒难耐。外婆用晒干的荷叶煮水，给我擦身子。水是淡绿色的，带着荷叶的清香。擦完后，她又拆开荷花枕，取出一些花瓣碾碎，掺在痱子粉里。“荷花最凉快，”她说。果然，扑了这粉，痱子便不那么痒了。

后来我长大了，去外地上学。临走前，外婆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她新晒的荷花瓣。“睡不着时就闻闻。”她说。我到了学校，把那包荷花瓣放在枕头下，果然夜夜安眠。

去年回老家，见外婆的荷花枕已经旧得不成样子。绣线脱落了大半，枕角也磨破了。我要给她买个新枕头，她却不肯：“旧的睡着踏实。”

如今外婆不在了，那只荷花枕被我收在箱底。偶尔打开箱子，还能闻到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荷香。这香气让我想起夏夜的星空，想起外婆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声音，想起花瓣在枕芯里沙沙作响。周邦彦词云：“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外婆的荷花枕里，藏着的正是这样的江南。

汉诗新韵

## 白马湖（外三首）

雪马

白马湖

我在湖的下游仰望上游  
仰望了一个童年  
那匹白马始终不肯  
再跑出传说与我合  
一起去红尘还会俗  
然后相敬如宾  
一湖的绿水被这里的人  
反复使用了几十年  
今天用旧了  
龙山的清泉  
明天来鲜活  
不知名的鱼在水底  
闲庭信步了却俗事  
我在一滴湖水  
中见到前身  
然后失踪

孙家桥

路过白马寺  
离村庄  
就不远了  
马路旁  
左有青山  
右有良田  
药王碑上  
字迹虽模糊  
却诉说  
药王孙思邈

千年前  
来此行医痕迹  
二十七年功与名  
在药王广场铭记  
与白马湖守望  
随孙水河  
去流传  
一到夏季  
河水干枯  
裸露出旧桥  
老三拱桥  
三个反复  
撕裂的伤疤  
待新桥建成了  
才愈合伤口  
连通两岸的心  
站在桥上  
看景色可餐  
人情冷暖  
想古今多少事  
都付流水  
天下苍生  
殊途同归  
出生在  
孙家桥村的人  
死后只愿  
埋葬在村庄的  
土里

孙思邈

千年前  
生在唐朝  
自幼多病  
不吟诗  
却学医  
远祖是屈原  
他叫孙思邈  
还未封药王  
拒当官  
喜炼丹  
游学于华夏  
隐身终南山  
曾住孙家桥村  
一住二十七年  
白天上龙山  
尝草采药  
夜晚宿村庄  
撰医成书  
他行医救难  
常路过白马寺  
驻足休憩  
然后随  
孙水河流传

他精于内科  
擅长妇儿科  
重德敬命  
贵贱亲仇  
皆一视同仁  
只为人民解除  
身体疾苦  
其著作比身高  
独创很多第一  
方书之祖千金方  
尤为人类至宝  
与世长辞时  
享年百岁以上  
得道成  
仙人也

龙山

龙头在涟源  
龙尾在新邵  
山形南北舒展  
蛟龙口吐仙气  
孙水河的源头  
源于此山中  
同一块土地  
两种籍贯的人  
几辈子曾为  
这座神山的归属  
折腾不已  
打过口仗  
也打过群架  
甚至闹到了衙门  
那些受伤的人  
早已走进历史  
风干不语  
只有神山的绯闻  
至今口耳相传  
千年之前  
药王孙思邈  
白天到龙山上  
对花鸟虫草非礼  
天黑才下山  
夜宿孙家桥村  
寐了二十七年  
山顶后立药王殿  
供爬山人去瞻仰  
神山上的人  
常走下山来  
入世耀祖  
神山下的人  
常走上山顶  
求神所愿  
进进出出都是  
凡夫俗子